草地记忆

■王贤根

感　念

时隔30多年，我依然记得那天阳光很好。我与历经沧桑的老红军邓东哲相对而坐，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向那段浸透血泪的岁月——长征过草地。明亮的阳光，仿佛也驱不散他眼中渐渐涌起的凝重。

1936年7月，邓东哲任红二方面军第6军17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部队在甘孜休整期间，上级按10天的食用量发放青稞麦，战士们将牛肉煮熟切片或烤成干，把带毛的牛皮按脚样剪成鞋底，旁边钻几个眼用草绳拴好成为草鞋。这样的准备，在艰难困苦的长征中算是相当充分了。7月11日，红二方面军分成两个梯队从甘孜出发，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跟进，向哈达铺地区前进。

队伍抵达草地边缘，眼前的景象令人心悸。茫茫草地无边无垠，遍布可能吞噬生命的沼泽。有些战士食量大，早早吃光了分到的青稞面，大家只得互相匀着吃。为了确保部队能活着走出去，第6军首长下达了严令：偷吃粮食，军法处置！时任组织科科长的邓东哲，负责全师的收容工作，将每天因各种原因减员情况报告师首长。

就在这艰难时刻，部队反映，师政治部主任竟骑在马上吃炒面。消息像野火般传开，很快传到了以严厉著称的军政委王震那里。邓东哲清晰地记得，他和师机关队伍正艰难行进，没想到“王胡子”已快马加鞭赶到了他们前面。当政治部主任走近时，王震手指着他，雷霆般的怒吼炸响在草地上：“别人饿肚子，你却骑在马上吃炒面！”很快，政治部主任被撤销了职务。这一件事极大地震慑了官兵，在生死关头严明了纪律，部队的凝聚力在苦难中反而增强了。

草地上的天气变化无常，早晨雾霭弥漫，中午烈日当空，忽然就风雨交加。恶劣的环境并没有阻挡住红军将士的行动，部队继续北上。一天清晨，邓东哲随师机关冒着茫茫大雾又上路了。草地坑坑洼洼，有位干部突然陷入泥潭。邓东哲和几位同志毫不犹豫地冲过去营救。大家排成一行，手拉手用尽全身力气，终于把战友拽出泥潭。那位同志浑身裹满黑泥浆，躺在不断冒泡的湿地上，脸色苍白，嘴唇微弱地翕动着。邓东哲赶紧俯身贴近，想听清战友最后的嘱托。可是，这位战友什么话也没说出口，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大家流着泪掬几捧土、拔几把草，覆盖在他的身上，向着长眠于此的兄弟，鞠躬告别。

讲到这里，邓老的表情似乎被风雨与泥潭浸泡过，沉重得有点让我喘不过气来。

还剩两三天就要走出草地了，可战士们的米袋早已空空，沿途能吃的野菜也早被先头部队采尽。为了充饥，邓东哲只能用一点食盐冲凉水，咕咚咕咚灌下去。实在走不动的战友，互相搀扶着，勉强跟在队伍后面挪动。

与邓东哲一起走上长征路的邓信仔，是他儿时一起玩耍的伙伴。邓信仔当时担任司务长，掌管着一个单位的“粮草大权”。然而，他却将自己仅存的一点救命粮，毫不犹豫地分给了更虚弱的同志。当邓东哲再次看到邓信仔时，他已瘦得形销骨立，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信仔，你怎么样？”邓东哲关切地问。

邓信仔拖着两条铅一样沉重的腿，连说句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点点头。

走了没几步，他对邓东哲说：“我想坐一会儿。”

“好，坐一会儿再走。”

邓信仔一屁股坐下去，便像泥一般瘫倒。邓东哲赶紧拽住他的手：“信仔！信仔！”

战友们围了过来，反复呼唤他的名字。邓信仔微微睁开眼睛，断断续续地对邓东哲说：“老弟，告诉我家里老小……”他话未说完，就倒在了邓东哲的怀里。

邓老说，那时他心里非常悲痛，泪水簌簌地落下来。“信仔啊信仔，我们一起走上革命的道路，打土豪，分田地，一起恋恋不舍地撤离家乡，走上万里征途。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你却永远地离开我们了……”

黎明前的黑暗，更为深重、严峻。邓老说：“那时，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活着，一定要活着走出草地。”

夜晚的高原草地，寒风刺骨。战士们三五成群，背靠背挤坐在土包上。忽地风雪袭来，御寒的小油布被吹得老远，单薄的衣衫实在难以抵挡风雪的侵袭，大伙只好拔点草点燃。堆堆篝火在苍茫的夜色里吐着火苗，照得大家脸上红扑扑的。希望就像这红扑扑的火苗，在大家的心里燃烧。

饥肠辘辘中，有人说：“咱们这皮鞋底……烤烤是不是也能吃？”

马上有人响应：“真是！”

大伙的情绪顿时兴奋起来。有人脱下脚上的鞋，放在火上烤，待皮革焦煳，用刀子刮一刮，再洗净，最后放入盆里煮。战友们的眼神专注地盯着火上热气腾腾的盆子。已经两天粒米未进了，谁不想尽快尝尝。可煮熟了，谁也不愿先吃第一口。邓东哲轻声建议：“分到每个人的杯子里吧。”即使这样分好，邓东哲和几位干部还是默默地将自己杯中的几块夹给了看上去更虚弱的战友。

几十年后，邓老依然清晰记得那种难以形容的味道。“那皮鞋底煮出来的味道，闻着就跟臭老鼠一样！它穿在我们脚下跋山涉水好多天，浸透了脚汗，实在难以下咽！”他摇着头，脸上带着苦涩，“但它维系着我们的生命，维系着我们的事业啊！嚼不烂，就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往下吞。”

夜幕慢慢地隐去，东方渐渐泛白。第6军17师机关与部队一道，终于走出草地。

邓老的目光从遥远的记忆深处收回，落在满室的阳光里。他缓缓地说：“苦难啊，往往是辉煌的基石。”这句饱含血泪与荣光的感悟，如同黄钟大吕，重重敲击在我的心上。



等你回来

■崔吉俊

樟树下
大路旁
一个单薄的身影默默张望
为了临别时的那份承诺
为了心中永远割舍不下的青春形象

总记得
军帽上那颗红星闪闪
肩头上那支钢枪锃亮
总记得
临别之日挂在丈夫胸前的红花
临别之夜一个长吻留在心底

终不信你的青春火焰会熄灭
终不信你会倒在二万五千里的路上
今日你没有回来
一定还有新的任务

等你回来
铁的信念，水的柔肠
等你回来
新鞋已为你做下满柜满箱
穿着合脚，看着漂亮
系紧鞋带再上战场

等你回来
哪怕岁月漫漫，哪怕山高路长
那是咱俩的生死誓约啊
谁也不能遗忘
咱们一起白头偕老，共度夕阳

精飞之路

■郑茂琦　谈翔宇



一

在塔台的讲评室里，刚分到队里的歼击机飞行员们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待着大队长步佳文对他们的首次飞行训练进行讲评。

技术欠佳的新飞行员难免有些紧张，不时地望向窗外。飞行训练结束后，机场内依旧是一派忙碌的景象，各种加油、充电车辆来来往往，机务人员在试车场试车，发动机的喧嚣此起彼伏，不时还会盖过大队长讲评的声音，以至于他必须提高音量，使得屋内的氛围显得更加严肃。

大队长平时跟大家相处得很融洽，说话时脸上常挂着笑容，那双不算大的眼睛也随之弯成细细一道缝，浑身散发着阳光和自信。但一聊到飞行，这位大队长却透着一股远超同龄人的成熟和沉稳。

在大家眼里，大队长算是公认的“老飞”，至今保持着所在部队的许多纪录：在同批战友中第一个单飞、第一个完成三代机改装、第一个担负战备值班、第一个驾驶单机辗转数千公里在高原机场降落，成为所在部队最年轻的飞行大队大队长，并于今年获评“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在空中，坐在后舱的步佳文既是示范立标的“领航员”，又是冷静剖析的“观察员”。在地面，他则是尖锐犀利的“提问者”。

“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转弯”“如果告警响起，你有没有备份方案”……飞行讲评中，他不断就规程、装备操作向新飞行员们提问。

坐在前排的李辰，背挺得笔直，目光紧盯着步佳文。轮到他时，步佳文肯定了他的整个飞行动作。李辰暗自松了口气，紧绷的肩膀微微松弛下来。而讲评彦青时，步佳文还表扬了一句——“飞得不错，特情也按手册进行了处置”。彦青听后，只是微微点头，脸上看不出太多欣喜，反而像是在思考着什么。

二

一个月前，拿到这一批刚毕业飞行员的档案时，步佳文原本对各项成绩名列前茅的李辰寄予厚望。但第一次飞模拟机，李辰竟然连续出了几个纰漏。不用问，一看就是飞行准备太过粗疏。倒是成绩并不突出的彦青，飞行动作还算精准，给步佳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时步佳文面色一沉，指出李辰与其他人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李辰的傲气一下子泄掉了。又认真练习了几天，李辰再飞模拟机时动作完成得十分出色。步佳文本来想夸他两句，可觉察到他一脸难掩的得意，立时又决定给他出个并联的复杂特情。步佳文知道，这种特情他应对不了，唯有经验老到的“老飞”才能化解。果然，李辰脸上的笑容骤然退去。

其实，对于新飞行员而言，能坚持下来就说明他们的各方面素质不错，不然在这千锤百炼中早就被淘汰了。但是步佳文知道，练飞行真不能松劲儿，啥时候都得保持在学校学习飞行的劲头。

在这批新飞行员里，李辰聪明灵活，但缺乏强烈的钻研劲头。彦青则好学善思，生活中却与人保持着明显的距离。大伙儿聊天时，他总坐在一旁静静聆听，脸上偶尔浮现淡淡的笑容。

那天，首次飞行讲评结束，新飞行员们正要离开，彦青却主动走到步佳文面前，询问自己空中特情处置是否真的完全合格。步佳文明白，任何一个飞行员，骨子里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彦青也是。他看到了彦青的努力，同时也意识到他缺乏信心。特情处置时，虽然彦青按照手册进行了处置，但步佳文还是觉察到了他的犹豫和不确定。对于歼击机飞行员而言，冷静快速的决断能力是必须具备的。

步佳文觉得，此时，对他的认可也许比任何技术讲解更重要。

飞行大队虽说是政委主抓政治工作，但作为大队长，步佳文身上也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尤其是飞行现场的经常性思想工作，要求的是快、准、稳，及时发现，马上解决！所以，搞清楚飞行员发生问题背后的思想原因，跟上去做好工作，也是一个大队长必须具备的本事。

三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步佳文更加注意观察这些年轻的飞行员。

一天晚上，步佳文返回营区，看到学习室的灯光还亮着。他推开门，看到彦青正在白板上写写画画，似乎在凝神思考某个飞行动作。那一幕，让步佳文想起年轻时的自己。那时，自己也不是同批飞行员里最优秀的，只能做最用功的那一个。于是，他总是加班加点学习，非得熬到最后一个关灯离开。

步佳文没有走进去打扰他，而是等到周日大扫除，有意让彦青跟自己一组。两人边干边聊，步佳文还特意讲几个笑话来缓和气氛。欢声笑语间，多日飞行训练积压的疲惫感，仿佛也被清扫一空。

飞行员的培训安排得很紧张。除了理论学习以外，新飞行员要在这里学习地面操纵、起飞降落、尾旋改出、特技飞行和不可或缺的紧急处理程序，最后通过考核，完成单飞，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歼击机飞行员。

这期间，飞行员的飞行数据被训练平台完整采集、系统归档。每次复盘讲评，战术动作的优劣都能通过数据直观呈现，飞得好坏一目了然，进步变得清晰可见，同样短板也无处隐藏。

新飞行员在训练初期，总要经历一个飞行技术水平不稳定的阶段，就像新手司机脱离教练严格管控，独自上路时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李辰的飞行数据隔三岔五就引发飞行安全告警。

在一次飞行讲评会上，步佳文先让李辰自己分析原因。有着十几年飞行经验的步佳文深知，只有飞行员自己才能说清楚天上的情况。如果是规程上的问题，步佳文绝不会批评他，而是耐心地给他讲解。

李辰沉默了良久，慢慢说了一句：“是我错了，没有好好进行准备。”可以看出，李辰所有的傲气全都没有了。

步佳文严厉地批评了他。他明白，有的人是响鼓不用重槌，但对李辰来讲不一样，必须让他真正认识到错在什么地方，不能不痛不痒说几句。

李辰在他面前站得笔直，低着头面红耳赤。

不过，飞行员的世界里，一是一，二是二，因为飞行训练挨了一顿批评很正常，从来没有人记仇。傍晚，步佳文又约着李辰打球，两人一副亲兄弟的样子，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那天，步佳文在篮球馆里没有看到彦青，他猜彦青可能又去学习室学习去了。夜里，步佳文把彦青带到篮球馆，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电筒点亮。他语重心长地跟彦青说，一个人飞得再好，也只能照顾到一小块空域，就像这束光只能照亮眼前；可实战中的空域并不小，就像这个篮球馆，靠一个人、一束光，根本照不亮全场。只有大家手里的灯都亮起来，互相补盲区、搭配好，才能把整片场地照亮，这就是体系作战、团队作战。融入团队，也是你必须要用功的地方。

彦青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与此同时，李辰也有了明显转变。每次升空前，他都会把空中要飞的动作，认真地在模拟机上反复练习。有时他还叫彦青一块帮忙研究，看看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彦青也有了改变，每次讲评他都主动发言，文体活动也积极参与……

这批新飞行员终于迎来了改装考核。李辰和彦青搭档执行战术课目。开机、滑出、起飞、集合、爬高、改平，李辰突防果断，彦青掩护到位，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他们顺利通过单飞考核，具备了独立执行任务的能力。

担任大队长以来，步佳文已经培养出50多位成熟的飞行员。每批新飞行员报到后，都想知道队里领导是什么样的人，自然也听到了那句在大队里流传很广的话——大队长是真正托举大家成长的“老飞”。

（李辰、彦青为化名）

站在英雄的渡口

■蒋德红

记　忆

晨光淌过长白山的山脊，缓缓漫过鸭绿江，碎成千万片流动的金辉。江水滔滔，一如往昔，8位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6军将士的后代，伫立在临江渡口，循着父辈的足迹，赴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还乡。

1950年11月，志愿军第九兵团第20军、第26军、第27军共15万余人奉命入朝。第26军，正是从临江渡口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东线的冰天雪地。第26军军长张仁初与政委李耀文，是一对配合默契的军政搭档。他们自临江挥师入朝，率这支有着“攻坚豹子军”威名的部队血战长津湖、对峙三八线，历经百余场战斗。

76年后，他们的后代跨越山河，从北京、山东等地赶来，在江边汇聚。他们当中年岁最高者已逾古稀，年纪最小的也年过半百。这条江水、这段历史，还有英雄的父辈，深深牵动着他们的心绪。

江风漫过渡口，76岁的张海平站得笔直，目光一直望着对岸。作为空军第四批女飞行员，她身上延续着父辈的军人底色。她是张仁初军长的女儿，父亲出征前两个月，还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她，与母亲拍下一张全家福。她点开手机，翻出那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张仁初的目光仿佛穿越76载岁月，既有战必胜的信念，也饱含对祖国、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深眷恋。

一行人随后来到临江中朝国境大桥。当年，第26军的先头部队就是经由这座桥奔赴朝鲜。李耀文之女李微微走到桥栏边，伸手轻轻摩挲着钢梁，似乎试图从层层锈迹之中，感受父辈手掌的温度。众人举着相机，在桥上缓缓走动，相互拍照，在每一帧画面里寻找父辈的影子。

离开国境大桥，沿着江岸继续前行，他们来到望江村挡石社。这座紧邻大栗子沟的小村庄，正是当初第26军架设浮桥、连夜渡江的起点。第26军第78师参谋长刘佐之子刘军听村里老人讲起渡江往事，眼眶微微泛红。当年，他的父亲就是在大栗子沟一线指挥部队渡江出征。

为了这份不能忘却的记忆，临江修建了抗美援朝纪念广场。纪念墙上的巨幅浮雕，重现当年大军夜渡鸭绿江的壮阔场景。这里不仅是凭吊先辈的场所，更成为这座边境小城恒久的精神地标。

江水奔流不息，世事几经更迭，但流淌在血脉里的家国记忆，从未消散。如今，英雄的后代以一场深情寻访，向江水告白，向故土诉说，告慰长眠在异国与故土的先辈——

我们从未忘记。



红军突破腊子口（油画）　刘剑英　作

长征

第6785期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